

一半在腐烂
一半在燃烧

小说

Bletting in flame

大刘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



Bleeting in flame

一半在腐烂
一半在燃烧

大刘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半在腐烂,一半在燃烧/大刘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438-5

I. 一... II. 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1857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王蕾

特约编辑 宋海峰



世纪文景

一半在腐烂,一半在燃烧

大刘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 页	2
字 数	162,000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438-5/I·315
定 价	20.00 元

谨把本书送给我的朋友们！



只有两种人生，要么在燃烧，要么去腐烂！

——奥斯特洛夫斯基

**讲述上海一条街的 19 年，几个小人物的命运。
牵动人心。**

1984 年那个封闭的年代，一本轰动大江南北的黄色手抄本影响了大嘴的生活，他出卖了他的哥们大头；

1998 年他像个马路求爱者一样跟踪同名的姑娘蔓娜，夜晚他们在证券交易大厅紧紧拥抱；

1999 年，他成了个“婚托”，一百元当一次，同时也是个不太成功的诈骗犯，一边从三毛的书上抄写情书给一个中年女子，一边却和一个女中学生陶可产生了纯真的感情；

2001 年闷热的夏夜，闪电在远处的高楼顶上，他们在操场上一圈圈地拉着手散步，他用女式自行车载她夜游上海。

2003 年，全国人民捉拿马加爵时，大嘴在人民路被他儿时的哥

Bleeting in flame

小说简介

们大头用双节棍给劈了。已经成为大学生的陶可独自来到人民中学东门——他们初次见面的地方。那里正在改造成一个火锅店。她哼起张国荣的

小说的辅线是被影片《少林寺》影响了一辈子的大头，1984年的清晨他赤了膊在人民路狂练双节棍，2000年他总和他的儿子侯小欢斗志斗勇；以及一个理想失落、在上海打工的异乡大学毕业生小孙，他最后又回到属于他的远方。

通过本书，你可以看到淡淡变迁的时代，如第一位流行天王张行，远逝的四个喇叭录音机，围墙上的口号，凤凰永久牌自行车，美领馆前的游行，遭遇非典，全国人民抓马加爵，哥哥张国荣跳楼等等。

本书也是 19 年来中国城市人现状的小说切片。

小说揭示了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和始作俑者的宿命。

小说人物谱

李大嘴 人民路上的一个小人物，最终变成一个诈骗犯。1984年因上课看黄色手抄本被教导主任“盖世太保”活捉，1995年他在马路上跟踪蔓娜，2003年他用自行车载着中学生陶可夜游上海。迷茫、烦躁和垮掉的一代。

大头 人民路上另一小人物，1983年的《少林寺》放映后，他在街上嗨嗨地赤了膊苦练双节棍，这让他爱上暴力；1998年他从农药厂下岗后开了个婚介所，遍地找“婚托”。他开婚介所的全部目的是让他的儿子侯小欢过上正常的生活，有远大前程，不走自己的老路。

陶可 纯真的年龄，清亮的眼睛，跳动的马尾巴，她在KFC里做“三个代表”的政治填空题时和大嘴相拥，她是新生代，她想反叛她所在的社会，这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她想念并痛恨那个改变她一生轨迹的骗子。

蔓娜 不幸和一本手抄本的女主人公同名，一个典型的上海姑娘，



永远在摆脱过去的生活，寻找她认为的完美的爱情生活和物质生活。

小 孙 推销员，来自北方小镇的外地大学生，大嘴的朋友，他睡在一台台电脑前面像睡在老家的向日葵地里，全部理想是回到属于自己的远方。

娜 娜 大嘴的偶遇，我存在我快乐。

大头儿子 侯小欢，大头基因的延续体。他唱：朝辞白帝彩云间，李白坐在马桶间。——环境污染中的儿童。

大嘴妈妈 早期的大学本科生，有自我见解的上一代人。她杀牛蛙时，牛蛙尿飙得老高，她当地一扔刀，说再也不杀牛蛙了。

赵 大 明 上了发条的“铁人三项”获得者，商品社会的有理想青年，相信工作能够实现价值。所谓“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引子

吃好了晚饭，光棍李大嘴和老妈并肩坐着看“人造美女”的电视大赛。

主持人老崔正口若悬河地介绍一位来自长沙的人造美女，这姑娘该凹的地方凹，该突的地方突，身着泳衣，堪称玉树临风，就可惜没有撑把伞，因为老崔说话时口水乱喷宛如东南亚在下暴雨，他说，这位苗条的漂亮的双眼多情的马倩倩小姐，耗资 10 多万大洋，远渡东洋（搞得像鉴真和尚一样），进行了全面整修——大家可以拿她现在的照片同过去的进行比较，瞧这眼，这脸，这胸，这腹，真可谓新旧社会两重天啊！他说，这五大整容术手术通俗说，就是割眼皮子、整脸蛋子、打硅胶子、腹部抽脂、拉拉皮子……

老妈在旁边突然插嘴：好惨，这人！！疼不疼啊？！

电视上出现一个特大的美女腹部定格。

老崔在电视上比划，瞧瞧，瞧瞧，就瞧人家这肚子！！不，是腹部。
真棒！

为看个清楚，大嘴把眼睛眯缝到电视屏幕上去，既像考古学家趴在一亿年前的恐龙骨骼上，又像是小日本鬼子在李庄村口歪脖子树下审八路，

黑白眼珠子从上翻到下，仔细打量了一番，竖起大拇指道：佩服佩服，想当年，江姐也是一美女，被国民党反动派严刑拷打，藤条老虎凳牙签子辣椒水全部上过，就换来一句话：“打死我也不招！”这人换了在过去，就是整个一江姐啊。

“啪！”的一声，老妈伸手敏捷拍死一只花脚蚊子，喃喃道，她哪能同江姐比，那可是为革命理想而献身啊。

大嘴说，这是为追求美的事物而献身，怎能说没有理想？

老妈说，要说现在的选美，不就和卖盗版 DVD 一样常见嘛！这两年我天天盯电视机，也算是看的多了，咱们中国的选美和人家外国的比，长相上差不多，咱也有身段有脸蛋的，不少也智力超群。只有点很不同，就是你仔细看那些美女们的眼睛，差异很大，学问很深。我发现人家洋人的入选小姐比较有意思，她们的眼神往往比较柔和，温如翠玉，恬静自然；而国内那些美女却不同了，到底咱是发展中国家啊，她们的眼睛就像新烧的瓷器，火气很重，眼睛里总透着物欲的火，透着亮，亮光里都是宝马奔驰和洋房什么的。

老妈在大嘴面前说话总是一套套的，她说话有底气，因为大嘴只混了个大专文凭，而他老妈倒是正宗的老牌大学本科。

老妈接着唠叨，再说了，漂亮的脸蛋能长出大米吗？

她说，以前看过一部朝鲜电影，好像叫《鲜花盛开……》啥的，里面一位大爷为儿子相了个长得一般、体态粗壮，但“一年能挣 600 工分”的姑娘，儿子嫌姑娘丑，大爷一个巴掌上去，喝问：漂亮的脸蛋能长出大米吗？真是有道理耶。

妈，你这就落后了吧，大嘴张大了嘴说，这美女就是与体力、脑力并存的第三大人力资源，美丽也是生产力啊，不是第一生产力，那也是第六第七第八吧，俄国还立法，严格限制美女出口，说这是国家资源的损失。

老妈说，我是老了，看不懂了，不过现在选美越来越俗。选美变成了光

比外表和“器官”，嘴与嘴、胸与胸、屁股蛋与屁股蛋之间的比美，不是成了器官选拔赛了嘛，难道人的心灵美就不重要了吗？

大嘴撇撇嘴说，心灵美？还“五讲四美三热爱”呢！没听说过“人不坏，没人爱”吗？

老妈小声嘀咕道，瞎说！就你自己吧，你看看你，光看外表，不看心灵，这么大年纪了不还光棍？讨老婆不就是将来图个老来伴吗？冬妮亚长得好看吧，最后还不是和保尔柯察金分手了。光长得好看，花瓶有啥用呢？还得讲感情，讲心灵美，我看就是你们这代人中毒太深，中了商品社会的流毒。

大嘴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

老妈突然大叫，关啥电视？！我还要看哩！

大嘴回到自己的房间，站在小阳台上，望着窗外的人民路，浸在通亮的城市灯火中。他突然觉得胸闷无比，很想吼一嗓子，张开嘴，清了下喉咙，打算用苏北意大利语练两句美声——《我的太阳》，意大利语为“che bella cosa na jurnata’e sole”，他把它化成苏北普通话是“欧地乖乖，乖乖咙得咚欧，嗖叻”。正要起嗓子，一辆哈雷摩托车从马路上飙车而过，高亢的叫嚣声划破了天际。

他被扫了兴，拿大缸子“咕咚咕咚”吞了两口水。

他想接着练，只吼了两句，“嗖叻”，他发现根本练不下去。

上海的马路不知何时变得这么喧嚣，即使已经六七点钟了，还是被各种声音充斥着：有土方车惊天动地的开过声，司机探出头来咳嗽一下后的吐痰声；不远处人民路中山路正突突地破膛开肚声，骑自行车的责怪和埋怨声；所有的汽车都被堵在路上，开桑塔纳开奥迪开夏利的狂按喇叭的声音；卖水果的外地人在练摊叫卖声，“最后清盘，全部五元，统统五元，一律

五元”；其间，隔壁人家正在卡拉 OK，一团嘈杂的歌声，里面一个女的正大唱田震的《野花》，“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声音哀怨。

这世界正被各种声音挤压、蹂躏着。粗暴的。

风吹过窗口，他看到树叶子在动，但大嘴再听不到当年的沙沙声。

他突然很想念 1984 年。

他慢慢地躺在地板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好像看见天花板慢慢打开了，黑夜里时光和风全部缓慢地移开，他的现在的一切消失了，仿佛看到 1984 年的自己正向人民中学里走去。

他仿佛听了 1984 年人民路上的声音。

永久牌自行车清脆的铃声飘扬在大街上。

他听到自己正从初中那幢法式教学楼的旋转扶梯上悄然的滑落声。

他听到，一两个穿着喇叭裤的“有为青年”正拎着四个喇叭的录音机走在街上，放着张行或者邓丽君的歌招摇过市。

1

1984 的世界很安静。

晚上，坐在窗口可以听到法国梧桐沙沙的摇摆，还有枯黄的叶子飘落下来的声音，以及春天公园里面的竹子的拔节声；两节头的电车从人民路开过去时启动加速的声音，电车的小辫子划过天线结合部的嚓嚓声，以及电车里面售票员的报站声音，是地道的上海话，标准的女音，“人民路到了，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那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弄堂深处收音机的声音在人民路上也能隐约听到，通常白天是咿咿呀呀的沪剧，唱的是《白蛇传》、《鹊桥会》什么的；傍晚则是美国之音强劲的前奏，某某民主人士的访谈，那种特有的被我方干扰的沙沙的声音。大嘴听到这声音，总觉得相当具有催眠效果。当然，一些充满时代旋律的欢快歌曲几乎每年每天每时都在播放，好像众多的社会主义作曲家这些年只创作了这么一首歌，放得人也不嫌烦，诸如“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耳朵都起老茧了。

街上偶尔也传来女人尖锐的吵吵声，穿着花睡衣的中年妇女们在街上用上海里弄话骂山门，听得清清楚楚：“小瘪三还不回来！”“迪个拉三！伊男人是只蠢笃！”，或者大嗓门地拉家常声，“侬和伊比啥呀，伊拉男人是只万元户”什么的。

这年，人民路上从北方移来很多人家，来上海搞一个厂。大嘴家也是其中的一家。大嘴妈妈是大学本科文凭，在厂里当工程师搞技术，凭这条件，好歹也得找个副厂长当丈夫吧。那年头，全国女人找老公，都奉行“五员大将”原则，即“身份党员，工资百元，职业海员，长得演员，身体运动员！”。大嘴的爸爸却是一条也不符合，祖上还好像是“地富反坏分子”，他本人更没有啥出息，是个搞食堂工作的，（尽管烧得一手好菜，）当年妈妈真算是下嫁给他的。所以，爸爸一辈子都没有横过，说话细声细气的，他总会提前回家烧几个小菜放在桌上，并且大事小事都由老婆作主，家里的日子

倒也过得十分平和。

大嘴转到人民路上的人民中学读初中，那时候他还在发育，脸上发了很多青春痘，但五官长得倒还挺端正的，缺陷就是嘴巴大了点，北方移来的小鬼都喊他李大嘴，这名字容易记，比他学名李红兵更形象，于是很快就叫开了，爸妈觉得不好，想收都收不住。

这一年，上海正悄悄发生着改变。

这一年也发生了件改变李大嘴一生的事情。

人民中学的前身不是人民的，而是教会的，所以它拥有一幢法式的老楼。红色的砖有些斑驳，如美丽的女子历尽风尘，顶上的突出部位还刻着“一九三二”几个字，到1984年整整52年没有维修了，你可以想像有多破旧。楼下的初二一班在上《白毛女》这一课，楼上初三一班的同学一跺脚，天花板上的石灰就如雪花一样飘零下来，初二一班的同学就齐声哼道：雪花那个飘，飘，飘……

街上总有人不讲环保地用橡皮筋弹弓打鸟玩，也斜了眼睛瞄准，“嗖”的一声，偶尔就会有小石头直直地飞进来。据说，上一届有位物理老师正在说抛物线原理的时候，一颗小石头飞着一道美丽的曲线进来，正中脑门，他应声当场倒地，同学们七手八脚把他抬出教室的时候，他还喃喃道：同学们， $FT=MV$ ，速度 V 太快，太快。

崭新的28寸或者26寸的新款“凤凰”、“永久”自行车在学校门口飞快地驶过，骑的人得意地吹着口哨或者哼着张行的爱情歌曲，最红的是《迟到》，“爱要真诚不能分享，哦对你说声抱歉”，那是大陆的第一个流行歌手。那些笨重的“凤凰”或者“永久”，总被骑得异常轻松，风一样驰过窗前，驰过街上的长舌主妇们的面前，驰过李大嘴的心，这和二十年后有人买了辆宝

马或凯迪拉克从你面前驰过的感觉是一样的。

这所中学的教导主任被学生起绰号——“盖世太保”，因为他永远脸色铁青，即使风姿绰约的女教师穿着最新款式的花布连衣裙走他面前，他也宛如柳下惠一般无动于衷。他喜欢皱着眉头在走廊上来回巡视，让学生感觉他们好像不是在学校而是在集中营里。有学生阴损地总结说，自打他结婚后就没见他笑过。他还擅长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地躲在教室后门窗外，碰到学生上课与年轻压不住阵脚的女老师捣乱，或者考试看手掌心之类的作弊等行为时，他会像阵风一样冲进来，一拍桌子，一声怒吼，搞得犯了规的学生如丧家之犬。最恐怖的还是有一次做眼保健操，当“为革命保护视力”的音乐起来时，所有的人都闭着眼用手在脸上瞎掐摆乱倒腾，只有大嘴没有做，他偷偷睁开眼到处看着玩，结果，非常惊恐的发现教室后窗一双眼睛正盯着他，黑黢黢的，异常严峻冰冷，正是“盖世太保”的，他马上闭上眼睛，狂揉一通，心怦怦乱跳。

盖世太保通常在周二下午给大家上思想教育课，他的一句口头禅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暗示学习纪律得经常抓，天天抓。他还有一句经常念叨的口号是：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谁怕谁。不是我辈怕考试，而是考试怕我辈！后来，有个同学的父亲知道了这口号，说这是“文革”口号改的，原句是“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他在念口号的时候，有两次很不凑巧，街上有几个中年妇女在用上海话大声街骂式聊天，还有两个喇叭裤党正拎着四个喇叭的录音机放着张行的歌招摇过市，“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他好像感到了污辱，伸出头去，蔑视地向窗外白了一眼，小市民！小赤佬！

他穿着“的确良”的白衬衫,最上面的一个纽扣总是扣着。同学们打心眼里担心他吃饭会不会噎着。

期末考试来临之前,所有的同学们都在疯狂地“备战备荒”、“高筑墙,广积粮”,老师则在考试前对教室进行“坚壁清野”、“三光政策”。大嘴把铅笔削得很尖很尖,发挥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的精神,拿出王羲之自创书法的劲头,学写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书法,他开创了在一块小小的白橡皮上狂抄二十多个英语单词的纪录,如 revolution (革命), worker (工人), peasant (农民), soldier (士兵), 他抄得最后一个词是 fuck;大嘴的一个同学,爹是厂里木工车间的,他居然偷用父亲的木凿子在桌子上开了个小洞,洞下面放着一张抄满笔记的横纸条,每当考试考到关键的时候,他总是大声叹一口气,装着做不出来的样子,摇摇头,然后就趴在桌子上思考,其实眼睛在小洞里面狂看资料,过了不一会,就似乎来了灵感,爬起来一拍桌子,在考卷上奋笔疾书;女同学们也不含糊,发挥团队优势,考试前先分头抄写必考内容的纸头,提前叠成纸飞机放在抽屉里,考试时,某个同学故意先掉个铅笔盒吸引盖世太保类的监考老师注意,趁监考老师转过身去,其他人进行地对地、地对空纸飞机飞行。

法式教学楼的走廊上面用白色石灰水刷着一句响亮的口号:坚决抵制精神污染!五讲四美三热爱!那白字在水泥墙上分外触目惊心。

走廊的尽头是男厕所,那是丝毫没有五讲四美的地方。大嘴和同学们在小便池畔小便的时候,总是一边尿一边得仓皇四顾。因为,趁小便的人正忙着小便,恶作剧的同学会悄悄地靠过来,神不知鬼不觉,从他背后突然怪叫一声,猛提一下他脱下来的裤子,正在小便的同学顿时惊慌失措,一哆嗦,尿断断续续的,搞得满地都是。所以,在无人的小便池旁,独自方便的

男同学总是很警惕，像老猎人一样，不时回头看一下后面，提防着恶作剧的人溜进来。

教学楼的外面有一个小得可怜的操场，边上摆着一个水泥的乒乓台，放学了，球技高超的李大嘴插着腰，悠然自得地和对面两个人对打，他忽长球忽短球，一个打俩，两个人被打得东倒西歪的。有时候，大嘴还大吼一声电视剧《排球女将》中小鹿纯子的“晴天霹雳！”，把球重重地扣过去，由于水泥台面太硬，乒乓球一会儿就破了，但是，他们不管，照打。那时候《排球女将》是人们全部的生活，干啥事都和排球有关系，百分之九十的同学的人生理想都是成为一个排球运动员。排球太贵，同学们只好找乒乓球来解渴。碰到对家比较厉害，一个反手弧旋把球打回来，大嘴会再大吼一声“流星赶月”，劈手把拍子冲球挥去，一次，正好打在乒乓板的边上，那个破球被打得飞得老高，直飞进紧挨着的一间教室里面，里面传出某个女生的一声怒骂。

大嘴和同学打完乒乓球，就一个人去滑扶梯玩。

这所教会学校唯一的特色是有一个从四楼一直通到一楼的木头的大旋转楼梯。他的课余很多时间都是在这个旋转楼梯上度过的。他身体靠在扶梯上，从四楼骑在旋转楼梯上悄无声息地滑下来，然后再咚咚地跑上去，再滑下来。这骑躺在楼梯上旋转而下、眼睛看着上方旋转的世界，感觉像飞一样，后来很多年后看了某部著名外国片子那个经典的船头飞翔的镜头，他一直觉得是抄袭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那天，下午放学后，他正在骑旋转楼梯，一个叫大头的高年级同学突然叫住了他：“小嘴，你过来，”他很轻蔑地喊他，“来，小赤佬，给你看个东西！”

很多年后，大嘴回想起这一刻，这声叫唤，居然对他后来的人生造成了